

戲漆

陳夏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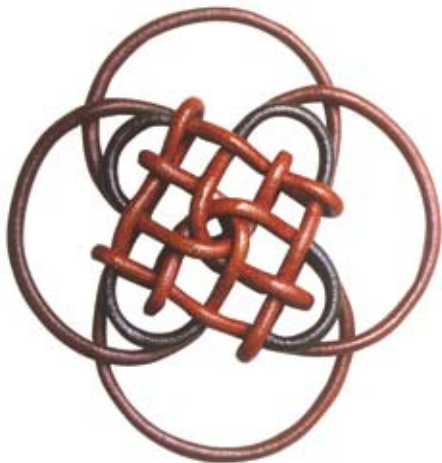
談線胎漆藝

引言

承主編厚愛，邀我在漆藝專輯中也寫篇小文，事實上有關暢論漆藝經緯的學術性文章，單憑我當年在故宮工作時對漆工藝那點淺薄的認識，是不夠格的，若要寫點有關漆器製作的相關問題，雖然台灣現今製漆的人口不多，但是也輪不到由我來執筆；左思右想，總算拾到一串遺穗，就是十多年來我常常在自己編就的繩結上髹漆，也就是製做線胎漆結。這項雖為雕蟲小技，至少目前在出土的文物中還不曾見過；而當今的漆藝家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在一根沒有造型的繩子上做文章；此外，令我決定寫這篇文章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位日本的編結朋友，對於我在繩結上飾漆的創意嚮往不已，回去後便拜師習藝，她的

漆工老師我並不認識，據述應是一位於二〇〇四年在豐原舉辦中日漆藝交流展中的日方代表之一，因為這位漆藝家說，他在那次展覽中曾見過「這樣的漆器作品」。應該是這位漆藝家以其一般製漆技法傳授給我這位編結朋友，結果我的朋友認為並不成功，因為她做成的漆結，結子的漆線表面凹凸不平。有鑑於此，所以想借月刊的一角，發表一點點個人製做線胎漆結的經驗。

我開始在繩結上髹漆，早在民國七十年代後期，當時在故宮科技室看同仁謝金鸞小姐髹漆畫漆，我在一旁問東西的，略知一點漆汁的性質和最初步的髹漆方法，所以在民國七十八年文建會為我舉辦的繩結個展中，就有幾件是用漆汁來加強結繩硬挺度的高立體



結掛飾展品。當然那談不上製漆。真正開始比較正規的學習製漆，是由於同在器物處工作的蔡玫芬小姐引薦，正式認識漆藝家黃麗淑老師；蔡玫芬在民國八十年代初期，申請到一個有關漆藝的研究計畫，她在資料收集整理和研究過程中大概是想體驗印證某些個問題，於是與當時還在工藝研究所工作的黃老師相約，玫芬知道我喜好玩玩弄弄這些個工藝技趣，於是就邀我同行。

線胎漆結

在談我的製線胎漆結心得之前，必須強調自己只是以玩漆戲漆的心態在製作漆結，



四海同心線胎漆結壁飾 60×60公分 棉線、漆、金箔



四季如意線胎漆結壁飾 39×39公分 棉線、漆、金箔



鳳鳴朝陽彩漆壁飾 100×100公分 麻線、漆

不要因為我在後文中陳述得不够專業，壞了黃老師的名聲。事實上老師要在一天之內將普通製作漆器的技法流程讓我們做過一遍（乾燥的過程當時是藉烤箱 oven 處裡），當中還包

括訓練我們如何清理工具及講述，比劃特殊技法的模擬製作等，還真是難為她了。當時我只是想去看看、玩玩而已，心想即便將來有必要時再動手做就不會太離譜。沒想到黃老師

不但不是「玩玩的教」我們，並且還送了我全套的工具和材料，我是在這種「盛情難卻」的情況下便一腳踏進入了漆藝的園地。當然，在我後來做漆的過程中，除了自己邊做邊試外，不但經常要藉電話去騷擾老師，更不會放過每次見面的機會向她請益。

作線胎的漆結，與一般製漆過程的區別，主要是在固胎的步驟，一般漆器的胎體通常已經是堅硬的物體如木、瓷、金屬等，因此只需在一個比較平坦的面上鬆生漆、包布、填漆灰等工作，而漆結是要先將編好的繩結（最好用棉或麻繩編結）沁入生漆使之變成堅硬的胎體，我認為這是整個漆結創作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步驟，因為在這個製作過程中，一定要維持住創作繩結的原樣，因此一些線條設計的特殊弧度，必須要在這過程中固定、完成；至於高立體掛飾，還必須要把繩結掛著鬆漆。此外，為了防止變形，



草書鳥字線胎漆結壁飾 85×49公分 棉線、漆、金箔

因此起初幾次，每次不能鬆沁太多的漆汁，同時也要用溶劑（樟腦油等有機溶劑）將漆汁稀釋得較稀一點，讓漆溶液比較容易且均勻地沁入結繩內部，否則不僅日後結形不易固持，而且繩的表面也易呈現凹凸不平。當然，至繩結稍微微硬挺之後，就可以用較稠濃的漆液鬆塗來加速固胎，所以在這個程序中比一般漆作鬆塗的次數要來得較多。往下的製作步驟，我就開始隨心地遊戲了。

漆結的胎體，我認為不需要包布和填漆灰，一則自忖沒能耐可以將進出穿梭、弧度隨處變化的圓滾滾繩子處理得平坦光滑而且粗細一致，更何況一旦結子達到足夠的硬度，此時繩紋的凹處也幾乎已被生漆填滿了，而且我覺得保留繩紋也挺自然美觀的，所以有的作品我還故意提前鬆塗透明漆，特意地強調繩紋之美。此外，要處理在結體內外穿梭的繩子，在鬆飾漆液和拋光的程序



半立體掛飾 21×9.5公分 棉線、漆

中，要比一般在平坦器面上製作漆器要來得費時費工些。

要是對漆汁（尤其是生漆）不過敏的話，製作漆器的確是種蠻好玩的「遊戲」；通常漆汁過敏的狀況，不僅在直

接碰觸到漆液的部位會紅腫且癢又痛，也會因為它散放的氣體，或接觸或被吸入體內，也會使雙眼紅腫、或在身體的某些地方產生癢癢的紅點。雖然有的人說做久就會適應的，但

是對我而言，剛開始我並不怎麼過敏，後來却越來越厲害，這大概與自己在操作時愈來愈不小心有關，而年紀愈大免疫力愈差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